

布谷声声

□张绍琴

晚饭后,我信步走进公园,忽然听到“布谷”“布谷”的啼鸣。循声远望,晚风轻拂,树梢微摇,那声响似藏在林莽深处,又像来自远方田野。清脆悠扬的鸣声穿过繁密林木,伴着傍晚清润的晚风,传入耳畔。我始终未见鸟儿踪影,可声声布谷,瞬间将我的思绪牵向远方。听着这熟悉的鸟鸣,童年乡间的岁月不由浮上心头。

每到山间回荡起这般啼鸣,长辈们便常说:布谷催芒种,忙收又忙种。老家素来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可家家户户仍会栽种些许小麦。一来为自给口粮,既能吃上麦粳、面条,也可趁着赶集用小麦换取所需;二来要上缴公粮,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正所谓“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布谷——布谷,一边是翻涌的金黄麦浪,一边是盈盈的翠

绿秧苗。声声啼鸣里,满是农事的紧迫,也藏着耕耘与收获的期许。

老家多山、多丘陵,再加上气候影响,小麦收成远不如水稻、玉米稳定。自从国家调整政策、取消公粮征收后,乡里便很少有人再种小麦,田野间换了一番忙碌景象——人人忙着插秧。

前些日子回乡,我沿着田埂缓步前行。远山如黛,近处水田澄澈如镜,映着初升的朝阳。田里早已灌满清水,平整得像一匹舒展的绸缎,只待嫩绿秧苗,为它绣上满田生机。

早起的王伯赤脚踏在水田里,躬身劳作。他左手攥着一把青翠秧苗,右手飞快分秧、插苗。一株,一株,又一株,动作娴熟又富有韵律。水花起落飞溅,仿佛在为此田间的绿色音符打着节拍。他身前,秧苗排列得整整齐

齐,嫩青的叶片在晨风里轻轻摇曳,似在向路人颌首致意。

听见脚步声,王伯直起身,取下肩头的毛巾擦了把汗,微微眯起双眼。枝头又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我走上前与他闲谈。他笑着说:“你听,布谷布谷,赶紧种谷,连鸟儿都在催我呢。这几日得抓紧把秧插完,误了农时,收成就要受影响了。”说罢,他又弯下腰,灵巧的双手继续忙碌起来。

儿时,看着兄长们跟着父亲下田插秧,我也吵着要一同下地。父亲拗不过我,只得应允。可劳作还不到半个时辰,我便腰酸背痛,再也支撑不住,频频停下脚步站在田里,一个劲喊着腰疼。父亲笑着嗔怪:“小小年纪,哪来的腰?方才不是觉得新鲜好玩吗?快回去,看看你母亲煮的汤圆好了没有,给我们送

过来。”我如蒙大赦,快步走上田坎,一溜烟朝着家中跑去。

我不忍再打扰王伯劳作,继续向前走去。太阳渐渐升高,金色暖阳遍洒水田,新插的秧苗缀着晶莹露珠,湿润透亮。两只燕子低低掠过水面,展翅飞向远方。

枝头的布谷鸟依旧不紧不慢地啼叫着。声声布谷里,故乡虽少了麦收的繁忙,却依旧有着春耕的急切;不见了遍地金浪,却始终饱含青翠的希望。年年布谷声声,都在提醒着人们:不误农时,为新一轮的收获辛勤耕耘。

“布谷——布谷”,心底悄然漫起一阵安宁与欢喜。布谷声声,岁岁年年,恰似旧友相逢,温暖绵长。

芒种感怀

□吴国平

夏风翻麦浪,梅子初绽放。
野绿秧针秀,地黄镰影忙。
榴花燃晓日,时序识农桑。
岁稔人无虑,九州同望康。

长江把我雕刻成一首诗

□姜义华

我在长江源头,捻残春为绳
绾一缕清风,织就清诗
轻掷江流,雕琢西南风情

清波翻涌,溅起雪色浪花
漫过南州,漫过渝州
奔向沧海,奔向苍穹
散作长天,点点繁星

将渔歌、农号、燕影融入山川
万顷禾浪浮沉,拥住落日
拥住芳华,拥住清月
也拥住,俗世的我

如雄浑姜山,深锁我的灵魂
似古老南州,牵系我的肉身
长江吟啸,岁岁镌刻
终将我,雕成
一行隽永、奔涌的诗
嘘!不要惊动黑
五月末,河水与稠云
肆意得无所顾忌。惊慌的游鱼
总想借飞鸟与明月互通心意。而我
一心奔赴山巅的人
负着手。看乱石间蚂蚁迁徙
偷偷踩住幽暗的洞口
洞底翻涌着无尽的黑
我恐惧。稍微的风吹草动
都会惊起,无可预知的暴雨
我甚至担心,当它俯下身
不经意间,窥见我的心潮
窥见我那双堆满积垢的眼睛
当然啊!若这漫漫长黑
能收割思念,冲刷孤独。
我甘愿
在万般情绪翻涌之时
听它轻唤我的乳名
初夏、清晨、山

山上,一缕微风驮着云
轻把清露扶上树梢
枝叶微微一颤,细雨轻垂
飘落肩头,湿透陈年

我立山径旁
风里犹存春日余温
清风拂过,心事漫铺半山
静看游云缓缓游走
似将往昔推向长天

或许,我不该乱扰心绪
或许,该把前尘揉进雨滴
将它种在故事中
任它长于故事外
姜山魂
清风徐徐,山花和飞鸟
围着雄关低语情深
为我铺展
山河巍峨长卷
我深知,画卷中
藏着黑神垭千载烽烟
凝着郑珍一世儒雅风骨
浸着《忆秦娥·姜山关》的苍劲豪情
亦藏着林泉清幽、生灵自在、杜鹃盈坡
当烟雨濡湿山野
我单薄的身体里
有某种东西
咯咯作响
因为——
姜山滚烫血脉正朝我奔涌而来

清夏流年

□王治刚

一只蜻蜓贴着另一只蜻蜓飞。它们为什么这样飞,只有它们自己知道。我没有问,也无从问,索性跟紧它们,来到荷塘边。

仿佛在一夜间,荷叶就撑开了。一张挨着一张,把水面挤得满满当当。粉白的荷花从叶子间探出来,花瓣上还挂着露珠。太阳一照,只那么一会儿,露珠就藏了起来。

温度飙升,那两只蜻蜓不知飞到何处凉快去了,荷花在烈日照耀下已稍带倦意。是的,这一切都是夏天释放的信号。

可真正让我觉得夏天来了的,是人。

立夏一过,你往街上瞧去。女人穿上裙子,男人换上短袖,有人撑起了遮阳伞。前些日子,有人穿着厚外套,有人只穿短袖的情形,再也看不见了。

夏天确乎到了。

人们的步子比平时迈得要快,心里只想着:哪儿能凉快一会儿?来到树荫底下,风一吹,身上那层热气一下就退了,心里一下就轻松了。阳光下,斑马线两侧,人们等待绿灯很是焦灼,短短一分钟的等待也让人煎熬,汗珠挂在额头上,抬手轻轻拭掉。

大街上的冷饮店多起来了,几个人围在柜台前,接过冰水,吸管一插,咕咚几口,暑气就消了。

游泳馆开了,小河小溪里也泡着人,人们

在水里一呆,浑身畅快。

太阳落山后,热气慢慢散去,干脆去广场上走走。

人真多,能坐的地方都坐着:聊天的,看手机的,闭眼打盹的。晚风吹着,舒服得很。

两支广场舞队伍占了小半个广场。音乐一响,步子一踩,热闹。一个小男孩跟在奶奶后头,扭着小屁股,憨憨的,跳得有模有样。再往前走,广场中央围着一圈人,原来是有两个姑娘在搞直播。她们穿上古装,一个人扮“白娘子”,一个人扮“小青”,两人你一句,我

一句,随后又对唱一段,对话风趣幽默,歌声甜美,观众纷纷叫好。

广场角落里,几个老人在下棋。围观的急着支招,眼看要输的那个嗓门大起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摆摆手:“天热,少说两句,消消火。”再往前走,就是夜市。

小吃摊一排接一排。烧烤架上炭火通红,戴新疆帽的师傅刷着油,孜然和辣椒面的味儿一飘,旁边等着的人嘴就馋了。水果摊上,西瓜切成月牙,葡萄紫亮,哈密瓜甜丝丝的。

夏天就这样。白天热得坦荡,晚上活得闹腾。人们把声音、气味、笑声搅在一起,像酿了一坛酒,一坛味道浓厚的美酒。

至于那两只蜻蜓,去了哪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或许是夏天没有说出口的话。

树的童话诗(组诗)

□刘泽安

一

站着的树
是童话
想象
树上的鸟
是翅膀
童话可以飞
树就可以飞

二

站着的树
是诗
一枝丫
一片叶
是一行行的诗
鸟儿读
路过的人
读吗

三

树
是一首童话诗
可以飞翔
可以读
那是
人们喜欢的树

四

树
也有讨厌的时候
站着不动
却把树枝伸出来
挠挠
行人的头发
那不是
童话
也不是
诗
只是一棵讨厌的树

五

树
只是一棵树
站在岸边
站在山上

是诗
站在水里
站在空中
是童话

六

树
站在梦里
那是
童话诗

可怜的树

妈妈说
树最可怜
风来
被风吹
有时七倒八歪
雨来
被雨淋
湿漉漉的颤巍巍

我说
树不可怜
阳光下的绿叶
在风中
唱歌
挺立着树枝
风
不咋地

雨
也不怕
树
就是一棵树
站着
就是生
倒下
也要生
只要根在泥土里

小池子的乌龟

水里
趴一会
不被闷
池岸
耳听八方
咚
躲进水中

水中生
岸边伴
小乌龟大乌龟
自由自在
不打扰
天上飞的小鸟
地上的小孩
偶尔
伸长脖子
看一看
不打扰
池子里的乌龟



古剑烟雨入清禅

□孙治波

细雨连绵锁翠峦,丹霞隐在雾云端。
千重林海浮烟霭,半座禅楼绕水澜。
古径沾苔阶路润,空山落雨梵音寒。
传闻埋剑峰头处,一任霏烟覆石坛。

初夏,綦江烟雨缠绵,初临的暑气被一场场山雨悄然收束。古剑山笼罩在淡淡烟霭里,褪去夏日燥热,唯余满山清寂幽凉。夏雨不似春雨柔婉,淅淅沥沥洒落群峰,为苍翠山野涤尽尘烦。

夏季的山林本就葱茏欲滴,经夏雨一番洗礼,万顷绿意愈发鲜活沉郁。云雾顺着山峦缓缓游走,萦绕危崖古峰,将古剑山挺拔的山势轻轻隐去。烟雨朦胧处,远近层峦深浅叠翠,恰似水墨层层晕染,温婉而又壮阔。

山间青石古道覆苔湿滑,雨珠坠叶、敲石、入溪,声声清越,划破山林的静谧。凉风穿林而来,裹挟着草木清香与湿润泥土气息,拂面沁凉。云雾深处,净音寺隐于翠色烟岚之间,袅袅梵音随雨漫漾,涤去游人满身暑燥与心头浮躁。

夏雨催得山涧流水愈发湍急,叮咚泉声萦绕山谷。整座古剑山隐于烟雨之中,峰、寺、林、泉朦胧相融,褪去清晰轮廓,凝成一幅灵动的夏日水墨山居图,空灵悠远,意蕴绵长。

夏日雨中山居,不闻酷暑喧嚣,不见人声纷扰。一山清雨,一谷幽风,一瞬安然。古剑山独有的清凉与禅意,抚平夏的躁动,令人心生活淡,流连忘返。